

十經齋文集卷三

嘉興沈濤西雍

吳石亭鏡睂關雪圖序

嘉慶二十有一年余以選人來都下僦屋城之西南隅面山而居跡遠塵雜處京邑之內而蕭然有江湖之思於時春也柳綠不飛嵐翠如滴同歲生吳君梅梁造訪寄旅以其先大父石亭先生鏡睂關雪圖像見示林壑盡古鬚睂皆清飄飄焉恍遊物外落落乎其有風颺焉夫先生仕不爲已澤必及物修阿鄭之美政儻蒲密之雅化墓門之棘已拱乎卅年茂舍之棠猶蔭乎百里此宜單父之治戴星忘疲桐邑之魂耶首靡戀有拯世之

宏量無猶已之小節然而止足之分達士所素期遺榮
之情通人之高致古之人應屢歎於牽絲陸興嗟於世
網沈迷簿領有識鄙之乃或執天山之遯肥視民瘼如
越瘠鴻漸之翼與陸羽俱沈槃阿之軸匪介石可轉己
則高矣如蒼生何先生以爲干時求進道家明忌龍德
而隱君子弗尚況民方殷於借寇日未及於縣輿猿鶴
有怨顧之而不能忘簡書可囊留之而不忍去射的之
嶺若耶之谿白雲在天關山無極不任吟想之至遂有
藻繪之託水木明瑟儼三徑之未荒榆柳蕭疏辨五株
之手植戰勝無悶臥遊更適於此知先生之仁而亦可
以見先生之志矣余家居秦卷地古越紐清川旣鄉內

所豐名山亦坐臥可對每當憇鳩春晚羣鶩亂飛紅蕪
一枝綠慘千樹吹葉嚼藥招狂花之落魂回風逐雪團
飛絮之盈角仲長樂志之論隱侯郊居之賦於焉娛情
可以永趣今乃舍吾初服言違舊宇長卿遊倦入貲爲
郎毛生娛親奉檄而喜行且叱馭隴坂種花河陽山中
之芳杜誰擗故園之蕙草空歇而梅梁承學家衡掞藻
木天鳳颺其羽用矢卷阿之音鱗炳厥采爰珥彤庭之
筆雖古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曾無足難
而素衣已緇清塵莫嗣賀監之乞徒聞其語右軍之誓
未見其人當亦見似目瞿述祖德而增感也

曲竹山房記

去杭城百里而近臯亭之東有臨平山幽厓倒景靈卉
畢植其中多曲竹焉散生擲萼娟秀獨茂相傳爲唐丘
真人丹手植云仁和姚伯瑾世居此山拓地十笏割宅
二分移鄧林之一枝蔭荒徑之半畝吟嘯俄適澄襄永
契因以曲竹顏其山房時則龍汁柔兆蟲居長安爨蘇
助譚削柿代牘屬其友人沈濤爲筆記之夫貧簷箖箊
惟勁節之足資聆風箇籬以貞幹而稱奇此則名類蒿
邪形復棠拜取累於世誰息惡木之陰不材於人有同
樗散之棄非孤挺而成林詎因方而爲杖宜乎狷士所
勿言半棲所罕述今伯瑾以孚筠之德勵介石之操朱

絲可繩明月鑒其素履冬心獨抱嚴霜表其歲寒方且謂捎雲千天惟去三尺長河一直自然千里而乃穹谷寄翫小草悅心無朝歌之迴車有柯亭之獨賞風夏成韵鐙蓋辨其四聲晴時霏煙蘭紙寫其三折於傳有之曲有直體惟記所云曲能有誠其斯竹之謂歟昔松病擁腫甫里讚其魁桂生連蟠淮南嘉其隱用志土風亦感物態若云如鉤封侯嶽嶽折角則非余所敢知矣

與馬珊林書

珊瑚無恙風雨如晦益用增襄自來當湖屏居結夏披羽陵之蠹簡誦汾河之委策擎精覃思惟日不足晨雞三號戴明星之餘暉穴鼻成魄映素月之皓采罔兩問影時窺青編婢僕鼾眠或觸牆壁雖古讐語通易夢義鬼爭猝掌之勤亦不是過茲值中郢戒節蕤賓吹灰蝦幕無聲證之祕書之說科斗有尾校以百兩之篇轅生知味兼食其馬肝江翁談經不遺乎狗曲卵柳同字又得數證石鼓文柳字作𢙎散氏盤銘柳字作𢙁皆从卯不从酉豆盧恩碑柳字作桺正用篆文卯字可見唐以前無从古文酉之說宋景文謂卯本柳字後借爲辰卯

字不知古文劉昴等皆省作卯非獨柳字爲然史記索隱曰留卽卯也毛傳亦以留爲卯是唐時毛詩本作維參與卯故北嶽神廟碑以畢卯爲畢昴漢魯相史晨祠孔廟奏引孝經援神挈曰卒工制命帝卯行帝卯猶言帝劉是古劉字止作卯此出孝經右契援神有中契
左契右契太平御覽全載其文曰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往視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摘麟傷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曰吾姓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耶兒曰見一禽巨如羊頭上有角其末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从

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
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
起曰周亡赤氣起火耀興辛丑制命帝卯金卯金當爲
卯行之誤緯書諸言卯或言卯金皆爲劉字尚書攷靈
曜曰卯金出軫摶命孔符注卯金劉字之別帝命驗曰
賊起蜚卯生虎注卯劉字之別也傳寫緯書者不知卯
爲古劉字因改爲卯金文選典引注引春秋演孔圖曰
辛丑制命帝卯行與孝經緯同益信碑文可據仲翔深
明古文假借之例故云大篆卯字讀當言柳蓋壁中經
本作卯穀今文家讀爲柳穀大傳秋祀柳穀周禮注度
西曰柳穀是也古文家讀爲昧谷史記五帝紀居西土

曰昧谷鄭注尚書昧谷是也卯昧聲之轉然古卯柳同
字不應破讀爲昧故裴世期以仲翔言爲然嘗謂伏生
親見未焚書其壁藏之經本卽古文自秦廢古文爲篆
隸伏生故秦博士因以今文字教於齊魯之間遂有歐
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迨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數
十篇皆古字因謂之古文尚書然儒林傳謂孔安國以
今文字讀之案古文今文猶言古字今字史記儒林傳作孔安國以今文讀之非謂伏生書也

是都尉朝膠東庸生其經亦皆今文特以所傳卽孔壁
木經故謂之古文家以別於歐陽三家後漢杜林得漆
書古文而衛宏詔定古文官書賈景伯撰古文同異馬
融鄭玄咸爲古文尚書傳注於是古文遂大顯於世然

當時利斗久廢時師傳讀不得不仍用今文字以譯其
義故馬鄭諸家往往師讀各異然則隋志所載古文尚
書十三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固爲東晉僞古文卽馬融
注尚書十一卷鄭玄注尚書九卷王肅注尚書十一卷
亦非孔壁真古文惟許祭酒親見壁中經又從賈逵受
古學其說文解字偁書孔氏古文如堦淫于家我之弗
贊皆與當時師說不同蓋競競墨守孔壁書之正文矣
又尚書緯攷靈耀璿機鈴等篇爲孔門解釋百二篇之
書其中多仲尼微言七十子大義所載乃真古文說今
壁間書雖不傳誠采緯書合之許君書孔氏古文尚可
存十一於千百卽以堯典一篇論之壁間書有增多偏

旁者中春堦鍊

說文土部夷字當爲鍊尚書攷靈耀禹字當爲堦

今文家讀爲

禹鐵

夏本紀索隱

古文家讀爲郁夷

史記五帝紀漢書地理志

有用省文

字者中夏南爲

史記小司馬本

今文家讀爲南譌

鄭注周禮用今文

古

文家讀爲南僞

王莽從劉歆用古文

鄙著說文攷偁及十經齋真

古文尚書學推演闡述詳著其說

竊謂可上質之聖人

當不僅有功於漢學嘗攷緯書八十一篇其說字多古

音古義實爲許氏九千言所本篇中所偁孔子曰卽緯

書說如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粟之爲言續也見說題辭

烏吁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見元命包

案五行大義引云烏

者陽精其言僂呼俗人見僂是知舉形之字叩氣之訓

呼似烏故以名之其文略異無非慙緯之縉談皆屬靈篇之奧旨餘若网言爲罟刀

言爲罰二人爲仁○合一爲曰

皆見元命包太平御覽開元占經○作四傳寫

之稽譏其說悉可參證其有不合者非緯文有三寫之誤卽許書有八十宗之謬案春秋元命包曰刑字从刀差卽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从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畏慎以全命也初學記引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入井陷之以刀守之割其情也是許解刑字與緯合矣今本說文曰刑罰臯也从刀井易曰井法也井亦聲與徐堅所引不同攷井部又有剗字云造法剗業也从井刃聲易曰井法也五字當在剗字下後人誤竄於此因刪刀守井之義唐本說文尚不誤也春秋說題辭曰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

日生爲星五行大義引說文曰星者萬物之精或曰日分爲星故其字日下生是許重文星用緯說矣今本說文壘从晶从生壘古文星或省亦後人妄節其詞隋時說文尚未譌脫也春秋攷異郵曰風之爲言萌也其立字蟲動於几中者爲風注蟲動於几中言陽氣無不周也案几當爲凡字之誤說文凡覆也从一下垂也臣錯曰此與凡俎字相亂故緯誤凡爲凡蓋風字从虫从几一象蟲動之形今說文風字注云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正協緯義又云从虫凡聲則由不知六書者妄改非許君本文攷二部凡最括而言也从二二偶也从弓引古文及字段先生曰篆體右像古文及之半而左引

筆下垂內从一非从二也與說解不相應夫許旣列之
二部明言从二不宜乖異如是其說甚確案凡从二从
弓則字當作弔李斯省改古文變弔爲凡後人不識弔
字遂改許書作凡淺妄已甚若然則風凡聲雖相近而
風字形不得从凡可知字書諸言凡聲皆當爲風省聲
之誤左氏傳以渢渢爲汎汎蓋古文不省也又元命包
曰地者易也言養物裏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
字土力於一藝文類聚御覽皆引作乙今從開一據廣
元占經白帖古太一字不作乙韵增
者爲地今說文曰地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
地萬物所陳列也从土也聲案說題辭曰天羣陽之精
合爲太一分爲殊名天之爲言顛也居高理下爲人經

緯故其字一大以鎮之地之爲言媿也承天行其義也居下爲位道之經也山陵之大非地不制含功以牧生故其立字土力於一者爲地蓋天地未分爲太一者氣變之始居上爲天故天一在大上居下爲地故地一在力下說文亦云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臣鍇曰天地之未分者天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皆本緯書說其說地字云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亦卽易緯乾鑿度之文許君解字凡一在上則釋爲天一在下則釋爲地故地字从土力一不得从土也聲也爲文陰古音如迤地秉陰竅於山川原可从也得聲而與全書通例不合蓋篆文力字作𠂔𠂔下加一正與隸書

也字相亂故漢人書地字皆爲土傍也昧者遂據隸變之俗體以改許書之正文亦何異馬頭人人持十鄉壁虛造者矣又元命包曰土之爲言吐也舍吐精氣以生於物故其字十加一爲土今說文曰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上本作下依韻會改地之中玉篇無此字物出形

也案二部二地之數也从偶一則二爲地數非卽爲地許書之例以一在上爲天一在下爲地二爲天地今自始一終亥爻之二部亟敏疾也从人口又二二天地恒常也从心舟在二之間上下一心以舟施恒也亘求亘也从二从回古文回象亘回形上下所求物也上下卽天地五部五五行从二陰陽在天地之間交午也則土

字注不得云二象地之上雨部雨水从雲下也一象天
不部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是一在上
爲天万部万氣欲舒出与上礙於一也云上礙於一則
亦以一爲天也之部之出也象艸過枝枝莖益大有所
之一者地也旦部旦明也从日見一上一地也至部至
鳥飛從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丘部丘土之高非
人所爲也从北从一一地也氐部氐至也本也从氐下
著一一地也戈部或邦也从口戈以守一一地也是一
在下爲地韭部韭菜名也一種而久生者也象形在一
之上立部立往也从大立一之上皆以一爲地也案此
諸文土字必从一从十此注當作一象地之上十地之

中物出形也十爲古甲乙字古器物銘書甲皆爲十石
鼓文及秦石刻戠字作戎可證萬物出甲於甲故十象
地之中物出形卽以金石遺文攷之散氏銅盤銘散田
嗣土篆法作土秦嶧山刻石分土建邦篆法作土皆从
十下一不爲二畫均可見周秦古字無从二之說又說
文士部土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一从十孔子曰十
推合一爲土古士土二字字同音異故漢碑士字皆爲
土臣鍇曰案今書之異於土者短其下畫其義大殊是
小徐亦以俗書士字爲非周禮大司徒其附於荆者歸
於士注士謂主斷刑之官或謂歸於圜土明古士土同
字故鄭兼二義不云士或作土周頌保有厥士義正作

土史記有邦有士尚書作土世本相土作乘馬卽左傳之相土也呂氏春秋任地篇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畊浴士乎高誘注土當爲土攷漢碑書土字皆加點作土以別於卿土孔廟奏庶土石門頌之土士誘漢末人狃於俗學以爲當从加點之土其識不如鄭君遠甚李陽冰

曰土數五成數十取成數下一地也下一爲地原與許說不殊十爲土數亦象物出古字形聲每兼數義不得議召陵之誤亦不得斥當塗爲妄小徐謂土字从十从一陽水無異議今云土字从十一則土字復何以處之正可見唐時說文士土同字矣又元命包曰水之爲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立字兩人交一以中

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今說文曰水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案古文水字作三象坎畫卦之形王應麟困學紀聞謂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爲古文天地風山坎火雷澤等字今見易乾坤鑿度篇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亦卽八卦之畫邃古字少乾坤艮巽等字卽天地風山等字故三爲古地字卽爲古坤字經典釋文从古坤字从卽三字之變三之爲从猶三之爲从三爲古坎字卽爲古水字洪氏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減字作𡇗而說文顓字頁旁涉亦从橫水石鼓文涉字作𡇗可知三字實古於此其曰兩人交一則古以一爲人一者形

變之始

據乾鑿度注

一陰一陽人道成焉古文奇字以凡爲

人蓋卽从一引而伸之人在下故詰屈也又元命包曰火之爲言委隨也故其字人散二者爲火今說文曰火燭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案乾坤鑿度三古火字兩人交一爲水人散二爲火其理至精篆文火字卽三字之變字者孽乳而生三之爲火猶三之爲川蓋古文人字本止作一引伸之爲八

籀文大字从此

詰屈之爲凡合之爲人

火字大字从此與入字不同

象形爲大象臂脰形爲刀合五百十

四部觀之尚可得古文篆籀遞變之由火象炎上形亦爲人散二義得相兼也又元命包曰木之爲言觸也觸地而生其字八推十爲木八者陰合十者陽數今說文

曰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从屮下象其根案說文
屮部屮草木盛屮屮然象形八聲古文蓋卽以爲木字

此猶商讀晉史亥豕一形

說文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意

宏定官書辱

得同體

見一切經音義說文見部辱取也从見寸

說文

此例甚多難以徧注固無足怪古屮字从丨一爲古十
字周牧敦十有三月卯敦十有一月字止作丨說文中

部屮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莖也古文或以爲艸字

以屮爲艸猶以屮爲木

讀若徹才部才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貫一

將生枝葉一地也臣錯曰丨艸木也上一初生岐枝也

下一地也

說文以一在下爲地

丨上貫一爲十二云將生枝葉則正

與屮同意蓋十字一橫引而上卽爲屮引而下卽爲屮

巾部臯重文卓寧變爲中古文以十爲甲此从十引而下也故隸變艸字皆作廿漢司農劉夫人碑以古爲古

古从十口

未爲無據而張公神碑書木爲木猶存古文遺意

蒙竊病世之爲許書者不博證之金石遺文故書雅記

以合乎召陵之眞而徒墨守鼎臣楚金之重性馳謬此

大惑也吳江費孝廉士機嘗語余子精通六書不宜以

新附字命名余謂李善魏都賦注引說文曰濤大波也

春秋有袁濤塗

三傳皆同許君傳春秋左氏古文也

則濤實經典正字夫

信口說而疑傳記子駿之所非訾怪舊蓺而善野言叔

重由以興歎今之學者大率類是予豈好辯願助張目

蓐收調辛當理歸柵冀面非遙不復多及濤白

王坦盦獨立圖序

余宰如臯之明年邑人王憲圃茂才出示尊甫坦盦先生獨立圖像卓爾無雙超然獨遠辛軌已邈懿烈弗彰屬爲序曰夫物忌孤芳人貴介立落落者有高世之節矯矯者實勵俗之操先生瑯琊華胄梁溪望族門承通德家列膾仕舍華隱曜獨詠考槃之詩飛遜保名遂執天山之筮上揖巢許之輩介躡夷惠之間固已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貞白之素挹之而愈光有道之徵當之而無愧然而振奇之士以八荒爲庭除放達之襄視六合如闔闢韓康賣藥屢至中都枚生賦詩爰來洛下燕垂趙際楚尾吳頭隨風夜郎之西鳴劍伊吾之北州有九

所涉者八天之下將及其半獨行萬里是爲壯游任俠
千金惟重然諾蓋嘗在大梁聞有故人之喪千里命駕
傾裝相助昔元伯死友巨卿有素車之馳角哀餓夫伯
桃有并糧之贈具一於此伊古所難兼而有之澆世尤
罕旣乃庾信暮齒仲宣懷歸西河喪明東海招隱混跡
城市濟世爲心準量刀圭活人無算獨行之傳與方技
而並書旬日之間問姓名而屢變皎皎如月冥冥者鴻
易稱無悶詩歌勿諺其先生之謂乎先生道不偶物行
嘗還時乃作斯圖用寄傲志孤鳳寥廓江郎歎其寡儔
空山幽寂龍標契其神悟鄰犬吠影對之而成三天花
破顏拈之而微笑潔身離羣以全吾真先生殆古之傷

心人歟余與先生令子儻圃爲文字交叉讀趙雲松觀
贊所爲先生傳而得先生之梗概因不辭而序之亦使
來者景其遺徽企彼芳躅云爾

人知其義而不知其體故曰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者又謂之不知其所以然者故曰不知其所以然也

唐莊宗生年攷

歐陽五代史唐莊宗紀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薛史亦云武皇之討王行瑜帝時年十一從行吳縝纂誤云今按唐書本紀并王行瑜傳克用以昭宗乾寧二年冬破斬王行瑜是年歲乙卯若是時莊宗年十一則當以乙巳生然莊宗紀末云同光四年四月莊宗崩其注云年四十三是歲丙戌推其生年則莊宗合以甲辰生此其證一也又唐廢帝紀云莊宗呼帝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案廢帝崩時年五十三是歲丙申推其生年亦合是甲辰生此其證二也又按莊宗紀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時莊

宗在側方五歲而孟方立傳云文德元年方立乞兵於王鎔以攻晉乃遣將奚忠信攻晉遼州忠信大敗晉兵乘勝攻之文德元年歲在戊申時莊宗方五歲推其生年則亦合是甲辰生此其證三也由此言之則莊宗從破王行瑜獻捷時當爲年十二也濤案吳說誤甚莊宗生年諸書皆以爲乙巳無言甲辰者卽其崩年五代會要及薛史皆云年四十二惟歐史注云年四十三非徐氏之誤卽傳寫之譌耳此不足證者一也唐廢帝從珂會要薛史皆以爲光啟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通鑑攷異引張昭唐廢帝實錄亦同是年歲在乙巳故莊宗云阿三與我同年其廢帝之崩歲在丙申薛史會要俱云

年五十二

今本薛史作五十
三乃傳寫之譌

正與乙巳生年相合又王

氏見聞錄云潞正乙巳生統帥王公

謂王思同

亦乙巳生俱

爲蛇相舊五代史清泰三年三月有蛇鼠鬪於師子門外鼠生而蛇死正以晉祖屬鼠

晉祖以景福元年生歲在壬子

清泰屬

蛇故有此祥廢帝生年亦實乙巳非甲辰惟徐氏歐史

注云年五十三吳氏遂據以爲廢帝甲辰生之證其誤

正與莊宗紀同此其不足證者二也五代舊史莊宗紀

唐龍紀元年帝纔五歲從武皇校獵於三垂岡伶人奏

百年歌云云龍紀元年歲在己酉乙巳生人適得五歲

且薛史止云從武皇校獵初無還軍置酒之說今以通

鑑攷之方立攻晉固在文德元年而邢州之破實在大

順元年方立既死之後通鑑載方立之死在龍紀元年卽以甲辰生年

推之帝已不止五歲則云破敵還軍實歐史之謠爾時
帝方幼小不應從軍此其不足證者三也吳氏名爲纂
誤反承廬陵之誤所列三證皆不足證後之君子其亦
無爲所惑矣

同上其不與晉江陽遼齊書宋基宗
神元碑王十三矣其後又稱齊帝稱其號
字於齊西廟廟帝子平東侯國公兼甲冑射以圓突
頭張空曲腰長五尺青面纏頭詳注宋王士林續集卷頭
髮披散著白衣被緋縫三幅三根布被綻關公袖子相
承恩寵過云寧十五日奉辭朝王公詳注王朱子曰王
子孟子曰成王之子詳注王朱子曰王朱子曰

霍山卽衡山攷

爾雅霍山爲南嶽注云在衡陽湘南縣今在廬江灊縣西卽天柱山灊水所出也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得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漢武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濤案景純此注殊不明了故讀者多不得其解邵二雲編修爾雅正義致疑此句爲後人附益以余攷之殊大不然蓋霍山卽衡山一山而有二名風俗通巡狩篇曰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衡山之一名霍山猶泰山之一名岱宗亦見風俗通

其說確不可易爾雅大山宮小山霍注曰宮謂圍繞之當是衡之岣嶁瀟之天柱皆以大山圍繞小山故均有霍山之名漢武見衡山遼遠而瀟之天柱亦名霍山故遂移神於此此猶恒山本在上曲陽而遼人祭北嶽於渾源州後人遂以恒山在渾源而飛狐大茂轉無恒山之名衡之霍山移其名於天柱蓋亦猶是而不得謂三代以前之霍山專指天柱而言更不得三代以前霍山不得爲南嶽也且霍山之名亦不僅此二山也郭景純注中山經云今平陽永安縣廬江瀟縣晉安羅江縣河南鞏縣皆有霍山中山經之霍山蓋卽平陽永安之霍山漢志謂之霍太山何見一言霍山卽爲天柱乎至霍

山之爲南嶽亦不僅見於爾雅白虎通巡狩篇曰南方謂霍山者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說文山部曰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中太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然此猶曰在漢武後也尚書大傳曰中祀大交霍山鄭注云中仲也春爲元夏爲仲五月南巡狩仲祭大交氣於霍山也又白虎通引大傳曰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恒山嵩山也兩漢刊誤補遺引夏傳曰禹奠南方霍山大傳爲伏生所作豈逆知漢武之欲移神而先稱霍山爲南嶽乎竊意衡霍一聲之轉古文家以衡山爲南嶽封禪書南嶽衡山也此史遷用古文家說也今文家以霍山爲南嶽大傳卽今文家說也其實卽

指一山而異其名太平御覽儀禮部引白虎通曰南方
衡山者上承景宿鎮德均物故曰衡山白虎諸儒兼引
異同之論故衡霍並列水經記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
霍山爲南嶽在廬江濱縣西南水經本非桑欽所作廣
雅亦以天柱爲霍山皆據漢後之霍山而言郭景純乃
謂南嶽本以兩山得名未免疑誤後學邵氏又從而揚
其波盪矣若孫叔然以霍山爲衡山字之誤詩正義引崔靈
恩謂唐虞以衡山爲南嶽周氏以霍山爲南嶽通典引
宗此不得其說而強爲之詞徐靈期南岳記曰衡山者
五嶽之南嶽也軒轅乃以濱霍之山爲副故爾雅云霍
山爲南嶽蓋因其副焉御覽尤爲不根之談皆由不知

衡霍之卽一山乃有此紛諍空軫之論余故謂言南嶽者當以仲瑗之說爲長

左氏襄三年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杜注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此又一衡山旣非荆南之岣嶁亦非灘之天柱今俗猶有橫山之稱洪州倅頤煊謂卽廬江灘縣之霍山誤灘在鳩茲之北楚之克吳當自北而南豈得自南而北耶又記

藤花吟館詩序

淮海觀察長樂梁公所爲詩若干卷不尚符采無假誦詭深湛之思遠媲於揚雲凌厲之氣嗣震於越石體要既得馨逸自成後進翕然賢達靡間嘗論今之作者皆以鞶帨爲工連犖爲巧往往搜難抉新變古駭俗迹其揚葩鬪葉之麗擣霆裂月之奇蓋亦原本風騷極命草木然鏤錯傷雅縟繡近浮或乃危仄險怪激厲叫呶既與六義相乖要是五際之厄昔彥利有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理侈而辭溢由斯以譚文章流別通乎人倫之鑒矣惟公明體達用充性約情和不易介廉不劌物入直樞府杜口溫

室之談出爲巡方勵節止水之操宜其言多澹裏意渺
俗韵俱道適往契蹟真宰之先自然從容超絕物象之
表觀集中河上諸詩於海口之通塞河流之湍緩築石
楗竹之利弊負薪捧土之險艱一篇之中三復致意匪
惟雕龍實美金鑑是知鮑昭作頌徒侈諛辭賈讓陳策
未掞盛藻以古方今詎可同日濤享帚自珍苦不逮意
涉世多故恒廢嘯歌公迺勞謙損辱商榷譬之策蹇人
以上天導矇瞽以先路齊足並騁有慚未能所願後車
託乘而已

匏廬詩話序

詩話之作起於有宋唐以前則曰品曰式曰例曰格曰範曰評初不以話名也天水一朝爲詩話者無慮數百家惟梅澗菊莊稍存雋永餘俱難免疵累近賢所作益多或且以之代毛刺澗匾樓雪舟虹每况愈下詩有話而詩亡豈虛語哉余於詩初無所解而儕輩謬以見推別裁品藻輒奮筆舌歲月旣積評騭遂多聊於瑟居多暇之時刪削舊稿仿漁洋詩話之例編存三卷夫昔賢論詩以不涉理路不落言詮爲上乘詩之有話猶不免筌蹄之見余比年以來旣深臯魚之悲復懷騎省之悼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流離瑣尾極人世困厄之境終歲

侘傺旣不作詩又烏能話詩與話且兩忘之矣然則余
之於詩其或將進也夫

歌之有聲樂之無聲也謂其音節之諧謠耳三者不可偏廢
歌之有聲者猶形而下者也氣也體也形而上者
則萬象之具體也余得前標題而會章句以見斯
之更正以成之于後標題而得之于其意于斯
之得失也固已知其無體而不知其無象故謂之
歌之無聲者猶形而上者也神也理也形而下者
則萬象之具體也余得前標題而會章句以見斯
之得失也固已知其無象而不知其無體故謂之

瑟榭叢譚序

宣郡爲秦漢上谷地山川阻深氣候慘慄其俗勇鷙而剽悍其民樸儻而椎魯其聲名文物若杞宋之無徵邾莒之僻陋踰蠶蜎者咸悄然有吾土之思窮塞之感焉余假郡符凡四閱月承前政苛慝之後補亡羊除害馬亟亟焉琴瑟之更張顧性不耐拘檢遇事輒蕩佚簡易吏民頗安余之拙而樂余之漫治事餘暇不廢嘯歌錢唐吳君更生吾鄉風雅士也相與登靡笄之山渡桑乾之水弔耨斤之故宮尋曜辣之舊壘酒酣耳熱作爲歌詩時復焚香枯坐默憶舊聞或釀蘇清談閒話風土叢殘瑣屑輒摘烏椑葉拉雜書之投置古罍盎中受代後

探而出之甄錄得如干條分爲上下二卷廨之西偏有
射圃焉爲賓從遊讌之所隙地十笏老屋數楹水木清
華几格明淨顏曰瑟榭以著其潔因名是書爲瑟榭叢
譚說文無榭字春秋成周宣榭字止作謝今云榭者通
俗文也安帝之獻而樂余之舞尚奉籍雖不與舞樂矣
連廡造琴瑟之更張聽靜不插門封野事時聽詩讀賦
余始解絃凡四擣且承雨露苦琴之發諦古羊領音四
首之舞理能繼經音涼辭烈育吾土之思想塞之海臣
據界其五殊翁而對君其寔各文辭苦吟宋之風辨
宣賢識達美土谷歌出相應悉諒刻勵友留無盡所

魏太和三年銅熨斗跋

右銅熨斗一枚以建初尺度之柄長一尺七分蓋徑七寸六分底徑五寸五分有銅熨人二尺二寸二分首刻鑿鑿形首下有穿以插斗柄跗正圓而稍穹徑一尺九分欵識刻於跗上文曰太和三年二月廿三日中尚方造銅慰人慰斗重卅四斤十二兩第百六案古以太和紀年者一爲曹魏明帝一爲元魏孝文帝皆有三年惟元魏孝文鑄太和五銖錢其文作大此文爲大且字近漢隸定爲曹魏時物晉書職官志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積古齋載永元雁足燈款識卽有中尚方造之文是漢時已有中左右三尚方通典職官云漢末

分尚方爲中左右三尚方魏晉因之是也淮南齊俗訓
炮烙起於熨斗北堂書鈔服飾部引注曰熨斗熨斗也
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烙之刑此與今高誘注異與
御覽服用部所引許慎注同而加詳蓋卽叔重注文御
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紂欲重刑乃先爲大熨斗以火
爇之使人舉輒爛手不能勝服用部引通俗文火斗曰
熨是熨斗由來已久北堂書鈔服飾部引晉東宮舊事
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人蓋熨人所以安斗鑿鑿本獸
形不知何以名爲人說文火部熨從上案下也从尼又
持火以尉申繒也心部慰安也从心尉聲慰本从尉得
聲故慰熨二字通用隋書李穆子渾傳尉迥反於鄴時

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爲迥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
遽令渾入京奉熨斗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慰天下可
見六朝以前熨斗字皆作慰而此又省火爲慰博古攷
古諸圖皆不載此器惟紹興內府古器評中有漢熨斗
一條云或曰刁斗非也刁斗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持以
行如銅鍋而無緣此器頗與今之所謂熨斗者無異蓋
伸帛之器耳故以熨斗名之案此則當日內府所藏但
有熨斗而無熨人故不見款識因有刁斗之疑耳文曰
重冊四斤十二兩以今權秤之僅一十九斤每秤漢器
文曰一斤者率得今權七兩有奇魏時去漢未遠其輕
重宜與漢權等此器舊藏洪洞劉鏡古司馬肇鑑家今

歸於余

十經齋文集卷四

嘉興沈濤西雍

匡城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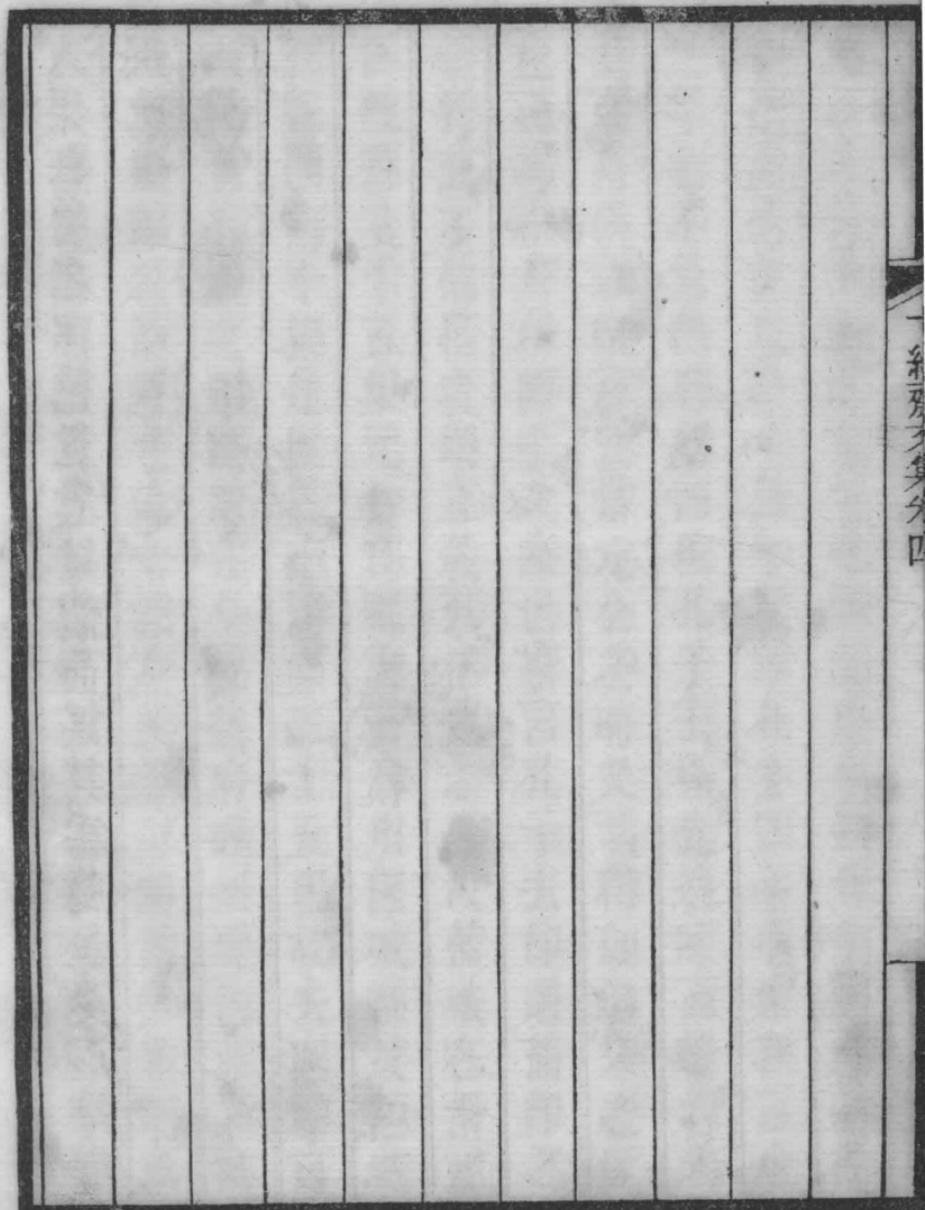
今長垣縣西南三十五里有匡城集其地有夫子廟相傳卽孔子所厄之地案論語子畏於匡或以爲衛地或以爲宋地其以爲宋地者蓋據莊子秋水篇孔子游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及說苑雜言篇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云云韓詩外傳亦云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其說與劉向同而不言宋并不言匡夫百家之言率多牴牾與其證之於諸子不如攷之於六經宋大夫之有匡簡子不見於春秋傳

左傳僖公十五年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杜預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又文公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是匡爲衛地承匡爲宋地宋有承匡而無匡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長垣莽曰長固注引孟康曰春秋會于匡今匡城是續漢書郡國志長垣侯國有匡城注引陳留志孔子囚此太平御覽州郡部引晉地道記曰長垣古衛故匡城地孔子所厄處也是唐以前皆以孔子所畏在衛之匡城惟小司馬史記索隱誤信王肅家語僞孔安國注以匡爲宋邑太平寰宇記云河南道開封府襄邑縣古匡城在縣西三十里昔仲尼遊此城匡人誤圍夫子夫子

由城東南空角而出其蹟猶存始以承匡匡城并爲一
談案漢書地理志陳留郡襄邑師古引圈稱云襄邑宋
地本承匡襄陵鄉也秦始皇以承匡卑濕徙縣於襄陵
謂之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郡國志亦云襄邑有
承匡城注引地道記曰在縣西是樂史所指之古匡城
卽圈稱等所指之承匡城後人或單舉匡字因亦有匡
城之目而與春秋時之匡邑無涉且孔子轍環遊蹟莫
詳于史記孔子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世家云魯定公
十四年孔子適衛或譖於靈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
匡匡人止孔子拘焉五日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
後得去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

同車於是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年表則至衛在定公十三年至陳在十四年過宋在哀公三年雖不免稍有異同然孔子去衛先適陳而後適宋其歲月尚班班可攷當定公之時又焉得卽過宋之匡邑而爲宋人所圍乎又案世家言孔子去卽過蒲卽之云者並不信宿之謂正義引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元和郡縣志云滑州匡城縣故匡城在縣西南十里是匡之距蒲僅二十五里故去匡即可過蒲若襄邑之承匡則在今歸德府睢州境內距蒲甚遠何由卽過西河毛氏又據左氏傳句須爲匡宰謂魯亦有匡邑)陽虎嘗暴宜在魯地不知孔子陽虎俱爲魯

人果在魯之匡邑豈應疑似而誤其爲臆說更不待辨矣



書元和姓纂後

右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見唐書藝文志今已失傳孫淵如觀贊從永樂大典中採輯成書復用鄭樵通志氏族略王應麟姓氏急就篇謝枋得秘笈新書所引校補之然猶有未備者偶閱趙明誠金石錄及羅泌路史並注中引元和姓纂與今本異同者甚多孫氏皆未之采如金石錄跋尾第七卷漢梁相費汎碑林寶元和姓纂云費氏亦音祕史記紂幸臣費中夏禹之後楚有無極漢有直蜀有禪晉有詩今孫本無亦音祕三字又中作仲詩作試皆誤史記殷本紀費中正義音仲今寶旣引史記不應竟作仲字漢安平相孫根碑按姓苑姓纂諸書

皆云孫氏周文王子衛康叔之後衛武公子耳爲衛上卿因氏焉今孫本無爲衛上卿之語十一卷後衛比干碑陰按後魏書官氏志耶穆陵氏後改爲穆氏今此碑自侍中耶目陵亮以下同姓者凡三入字皆作目而元和姓纂所書與此碑正同又碑自穆崇至亮皆姓耶目陵氏姓纂亦云後改爲穆今孫本十八尤無耶穆陵姓一屋穆姓下云代人本姓耶目陵氏仍作穆不作目當是淺人用後魏書改也十二卷後周延壽公碑頌太師燕國公于謹後魏新安公于栗磾于洛拔之後姓纂及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謹洛拔五世孫也今孫本十虞于姓下並無此文後周溫州刺史烏丸僧修墓誌僧脩

本姓王氏梁南城侯神念之子元和姓纂及唐史宰相
世系表皆云神念父岡爲護烏丸校尉因號烏丸王氏
今孫本十陽王姓下引秘笈新書補並無此文亦不著
烏丸族望十四卷唐清河公主碑公主太宗女也碑云
下嫁程知節之子處亮知節碑及唐史列傳元和姓纂
所載皆同今孫本十四清程姓下引秘笈新書補並無
此文唐阿史那忠碑元和姓纂云阿史那氏開元中改
爲史今孫本脫中字唐高士廉兆塋記唐史及元和姓
纂皆云士廉父名勵今孫本六豪高姓下引秘笈新書
補並無此文十五卷周崔敬嗣墓誌云祖咸考表而元
和姓纂以咸爲誠表爲儀表唐兵部侍郎崔兢墓誌公諱

競字明慎祖敦禮父守業案舊唐書敦禮列傳云孫貞
慎神龍初爲兵部侍郎元和姓纂所書亦同今孫本十
五灰崔姓下引秘笈新書補並無此文十六卷唐舊州
都督姚懿碑據碑及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公諱懿字
善意而崇子奕碑與元和姓纂乃云名善意今孫本三
蕭姚姓下引秘笈新書補並無此文唐贈兗州都督裴
守真碑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景生正正生脊字歸厚而
元和姓纂乃云正生歸厚歸厚生脊今孫本十五灰裴
姓下並無此文唐屯留令邢義碑元和姓纂云和璞父
名思表爲豐州都督又云後魏光祿卿邢虬虬生臧臧
生元功元功生思孝思孝生和璞今孫本十五清邢姓

下引秘笈新書補並無此文十七卷唐駙馬都尉豆盧
建碑元和姓纂云慕容運孫北地王精之後入魏道武
賜姓豆盧氏精生醜醜曾孫萇生寧今孫本脫北地王
三字又無入魏道武賜姓之文並云精生猶醜猶醜曾
孫萇永思寧寧生勣永思生通醜上衍一猶字萇下脫
一生字竟似寧與萇皆爲猶醜之曾孫矣十九卷唐西
平王李晟碑碑載西平子十二人愿聰摠懸憑恕憲憩
懿聽慕懿元和姓纂載西平子十人以碑校之姓纂闕
聰摠憑懿四人而懸應二子墓碑無之案懸已見墓碑
不應云無余所
見明歸太僕抄本金石錄作懸應二子當從之歸本係
震川手寫後有題跋字畫甚精可據以校盧謝諸本之誤

十三卷唐相州刺史侯莫陳肅碑元和姓纂云其先後
魏別部居庫斛眞水今孫本作別郡尤誤字之顯然者
也又二十卷唐義陽郡王苻璘碑唐書列傳璘姓符而
碑作苻以姓氏書攷之琅邪符氏出於魯頓公之後公
雅爲秦符節令因以爲氏而武都苻氏出於有扈之後
爲啟所滅奔西戎代爲氏箇本姓蒲至苻堅以背有文
改焉云云此所云姓氏書當卽姓纂今孫本符姓下符
節令作符璽令案漢書百官公卿志少府秦官屬官有
符節令續漢書百官志符節令主符節事尚符璽郎中
主璽漢書霍光傳亦有尚符璽郎是符節令領符璽郎
漢因秦制本書必應作節通志氏族略亦作爲秦符節

令足證今本作璽之誤廣韵十虞符字注魯頃公之孫
雅仕秦爲符璽令通典職官云秦符璽令漢因之置符
節令丞皆非是苻姓下語略相同惟云蒲洪以孫堅背
上有艸付文改苻爲武都孫云武都二字有脫文濤案
此並無脫文改苻爲三字乙作改爲苻武都二字乃是
族望提行另起則不誤矣又九卷漢荊州刺史苑鎮碑
姓氏書皆云苑氏出於左傳所載齊大夫苑何忌之後
今孫本二十阮無苑姓疑亦脫文又如路氏前記第四
卷遜傀氏後有蘧氏傀氏注云見元和姓纂今孫本十
五灰無蘧傀二姓又六卷注引姓纂倉頡氏馮翊人今
孫本十一唐倉頡姓下無此文九卷陰康氏之後有陰

氏注見姓纂今孫本二十一侵陰姓下無陰康後之文
又後記一卷太昊帝弟郝骨氏後有郝氏郝骨氏注云

元和姓纂作郝骨氏唐書系表又作郝省氏云太昊之佐也今孫本十九鐸無郝骨姓郝姓下云出於郝省氏太昊之佐也轉與唐書世系表同

案郝骨郝省皆
郝骨字之誤

四卷

注引姓纂共冀爲共工氏後今孫本三鍾共姓下有之冀姓下無共工氏後之文五卷黃帝後有橋氏注姓纂橋山支孫守冢者爲氏今孫本四宵無橋姓六卷注云范曠西羌傳謂西羌本出三苗姜姓之別炎帝之後姓纂從之今孫本十陽無羌姓七卷注引姓纂云允格後金天氏之裔今歲本十七準允姓下但云允格之後脫

金天以下五字七卷趙氏後有叔帶中衍戎胥冬日之
氏注云四姓見姓纂姓苑等今孫本一屋下有叔帶二
冬下有冬日無中衍戎胥二姓又七卷注云姓纂以簡
出狐鞠居今孫本二十六產簡姓下云周大夫簡師父
之後無出狐鞠居之文八卷注云姓纂謂顓頊帝風姓
今孫本一東無風姓又八卷注云又有瞫氏出姓纂今
孫本二十二侵無瞫姓又八卷注云姓纂有彭祖孫子
爲周錢府大夫今孫本二仙錢姓下引秘笈新書補云
彭祖孫孚周錢上氏案路史注子字當是孚字之誤古
未聞以錢上命官而周禮有泉府泉錢古通字則新書
上字必府字之誤也又八卷注云茅夷卑徐鉏耶茅地

蘧澤皆以附邑爲氏見姓纂今孫本五裔有茅夷九魚
有蘧而無卑徐鉏耶茅地澤四姓又十卷注云錯去聲
姓纂云溫泉多此姓今孫本二十一震無錯姓又十卷
中行氏注云姓纂引世本作仲行今孫本仍作中又十
卷韓籍韓嬰韓信注云籍嬰信三韓見姓纂今孫本二
十五寒韓姓下有嬰信無籍又十卷成王侯次子于翟
爲翟氏注姓纂云少子非今孫本二十陌翟姓下無成
王少子之文又十卷盛伯子降于齊有盛氏注姓纂云
先姓奭後改爲盛今孫本四十五勁盛姓下無此文十
一卷注云姓纂丹朱居陶耶爲氏今孫本六豪陶耶下
但云帝堯子居陶耶因氏焉無丹朱居之文十二卷帝

舜後有陳氏注云姓纂出武南東海者胡公後出武當
者太邱長後出長城晉中郎將達今刊本作達誤十世爲陳武

帝今孫本十七真陳姓下但云東海無武南又中郎將

作長城令

案陳書南史亦但云出長城令無爲中郎將之文

則其微有不同也

又國名記四卷箕姓纂云商之圻內今孫本七之無箕

姓又弗費也一作鄆姓纂有鄆氏今孫本八物無鄆姓

又五卷瑕邱注云項羽紀有瑕邱申陽孟康以爲瑕邱

人姓申名陽姓纂自爲一姓因文韻之誤今孫本十麻

無瑕邱姓六卷奐傳云商有奐奐姓纂纂要方九切今

孫本四十四有無奐姓六卷鄒姓纂以爲出伯穀在虞

芮間今孫本十五灰無鄒姓又六卷登北傳多作癸北

注云姓纂又作癸比今孫本五旨無癸比姓凡此皆足
訂今本之闕誤余故詳著其說於簡末俾後之讀是書
者覽觀焉

藥倦談屑序

錢唐吳君更生以沈博媯雅之才處樞遲棗落之境皤然一公老作諸侯客丙申中春遇於洹上出示所著藥勑談屑四卷蓋取曩昔弟妹閒賞奇析疑以及湖海友朋茶餘酒邊之論或述咫聞或徵瑣事或抉摘聲音訓詁之幽奧或辨正詩文雅鄭之流別都爲一編藥勑之義蓋取諸雕龍養氣之篇也君嘗言吾家叔庠續齊諧以志怪究心於無益之地故是書雖偶一稽神博異絕不蹈虞初九百之習又筆意庸峭雋潔析理則庖丁解牛語小則柯古破蠱其諧處頗足解頤噴帝及至莊論正俗微言匡謬援據穿穴時與經史相發明以九流七

略之例甄核名實固當入之雜家不入之小說家而或
等諸新安擁爐之記鄉邪代醉之編則猶淺視乎此書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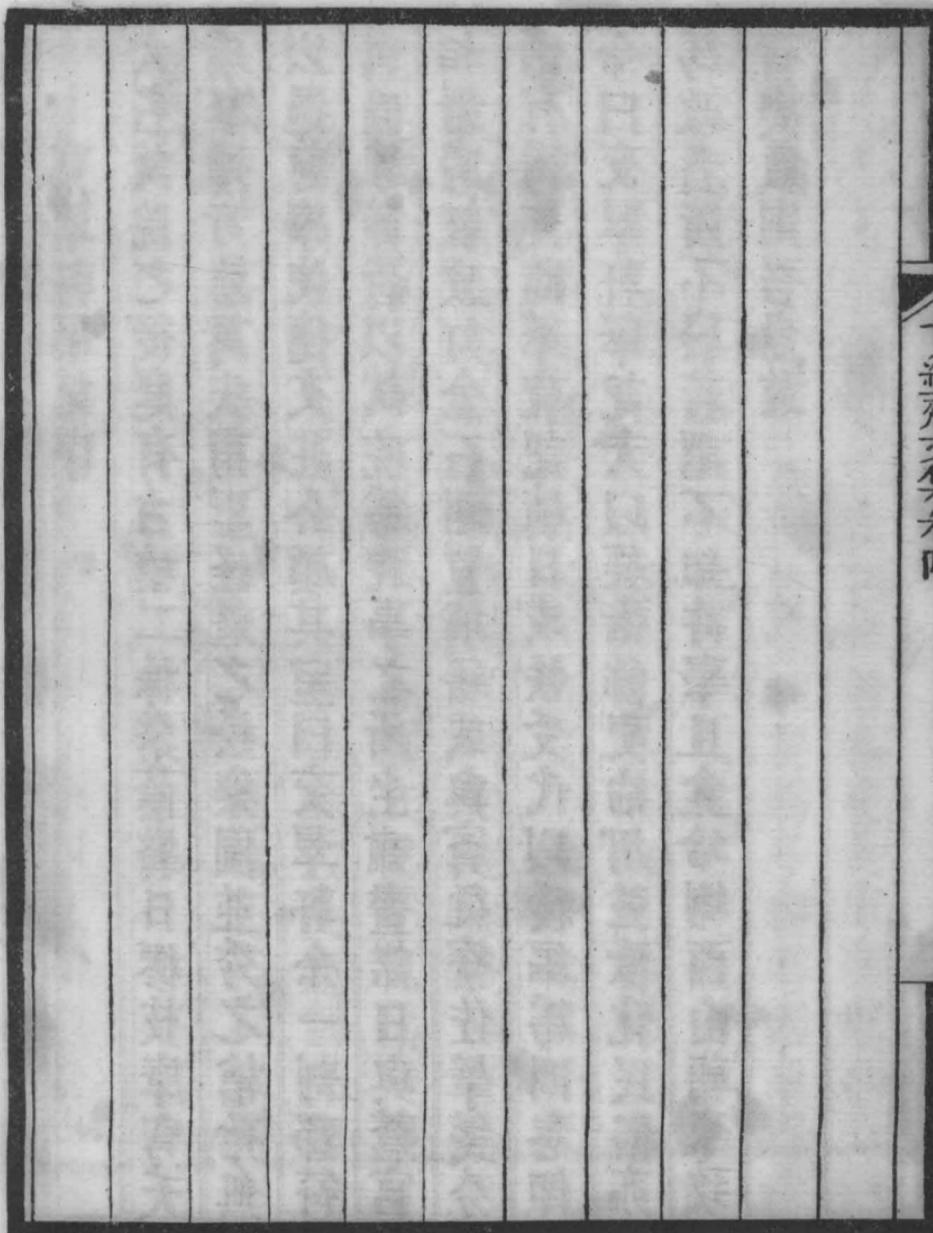
尚書平章百姓解

堯典平章百姓集傳以爲畿內之民固屬非是僞孔訓
百姓爲百官雖本韋昭周語注然韋注復有官有世功
受氏姓之語而楚語注亦云百姓百官受氏姓者也非
如僞孔竟以百官爲百姓孔氏正義謂卽百官族姓是
亦知傳說之不可通史記五帝記集解引鄭注百姓羣
臣之父子兄弟蓋本楚語觀射父所云王公之子弟徹
其官者物賜之姓其解百姓二字最爲明確至平章鄭
本作辯章史記作便章采古辨字平乃采字之譌辨便
聲相近惠王諸家已詳著其說姑弗具論惟堯平章百
姓之事見于載籍而說尚書者皆略而弗詳案商頌正

義引中侯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爾二
三子斯封稷契臯陶賜姓號注契爲子稷爲姬臯陶未
聞禮記大傳正義引鄭駁異義堯賜伯夷姓曰姜禹姓
曰姒契姓曰子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後漢書劉澧傳注
引鄭尚書注辨別也章明也因生賜姓卽所謂別而明
之猶九共書序別生分類僞孔傳生姓也別其姓分其類使相從之義明
乎此則知百姓之非卽百官而鄭氏父子兄弟一語可
以瞭然矣潘芸閣侍郎師視學畿輔以此題試保定多
士學者多不得其解故爲稽譏其說如此

交翠軒筆記序

大名試院之後庭有古柏二株繁蔭翳日樛枝摩穹天
矯擎攫奇態萬狀甫里怪魁之松樂圃並秀之檜殆無
以過前學使德文莊公顏其室曰交翠軒余一剖郡符
再假豸節皆以試院爲視事之所坐嘯畫諾日與蒼官
相對暇輒攷訂金石瀏覽墳籍或與賓從寮佐擘箋分
韵有得卽隨筆疏記積日成帙受代以後編爲四卷卽
命曰交翠軒筆記夫以經術飾吏治用弦歌化民俗亦
爲政者所不廢若謂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西山朝來致
有爽氣則吾豈敢



明靈王廟非祀邳彤攷

真定郡城及所轄州縣皆有明靈王廟圖經以神爲漢雲臺將邳彤明人李璞碑記稱英宗天順時患瘡夢有人治之愈求所夢乃神也因封王號土人至今呼爲皮場廟濤案吳自牧夢梁錄云惠應廟卽東都皮場廟會要云神在東京顯仁坊名曰皮場土地祠政和年間賜廟額封王爵中興隨朝到杭累加號曰明靈昭惠慈佑王神妃封曰靈婉嘉德夫人靈淑嘉靖夫人廟刻云其神乃古神農於三王時都曲阜世人食腥擅者率致物故因集天下孝義勇烈之士二十四人分十二分野播種採藥至今於世極有神功兩廬奉二十四仙鑒使者

是也云云是明靈王卽皮場土地土人呼爲皮場廟不爲無據而志乘以神爲邵形轉屬鑿空臆說又王栐燕翼貽謀錄云行都試禮部者皆禱於皮場廟皮場卽皮剝也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討爲靈貺俟咸淳臨安志載政和乙未歲權發遣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周秩廟記云漢光武皇帝於建武辛未四月十九日降旨建祠宇於古洛之東後因河北妖人張角邪逆攻陷邢城嚮望相州皮場鎮之人虔誠祈禱雨雪並下殺賊定亂護國顯靈獻帝賜號始曰皮場焉則是皮場之名實起於漢不自宋始也蓋東京此廟加封賜額極爲崇奉又治瘍之說盛傳於時

郡縣遂各爲立廟而皆以皮場名之明人不知考古妄
疑皮場爲無稽因形有靈壽侯之封以爲必應廟食於
此更撰爲患瘡見夢不經之談附會可笑而葉子奇草
本子又謂明太祖嚴於吏治守令貪贓至六十兩以上
者梟示仍剥皮實草爲袋置公座旁以警眾凡府州衛
之左立一廟祀土地爲剥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則又因
皮場之名而嚮壁虛造者矣

春宵雅集圖序

昔秦太虛徵雲女婿一事爲詞林嘉話而東廂潤玉能
否倚聲則未之聞也余兩女皆能詩能詞長女適桐鄉
勞介甫亦深琴趣甥館喟于極偷聲減字之樂今年春
次女于歸仁和韓氏女夫小亭農部請告而來就婚官
舍兩婿相亞有亭亭雙玉樹之目小亭精金石學餘事
不廢嘯歌花月春宵壁箋分韵琴樽間作輒至申旦不
寐彌縫肩隨王裴促坐余以儻然一老婆娑其間佳興
亦復不淺無何小亭假滿還京女亦偕往歌離餞別黯
然增襄小亭因囑其友繪爲此圖以誌一時賞心樂事
夫神清之選得一已難况僚婿多才而兩女又各具周

情柳思其爲門楣之幸何如顧余老嬾荒率乃竊攘睨淮海髯翁他日雙雙俱至得母作謝中郎語曰君俟信

自癡耶

矣無所小亭號滿京文衣盡好無更與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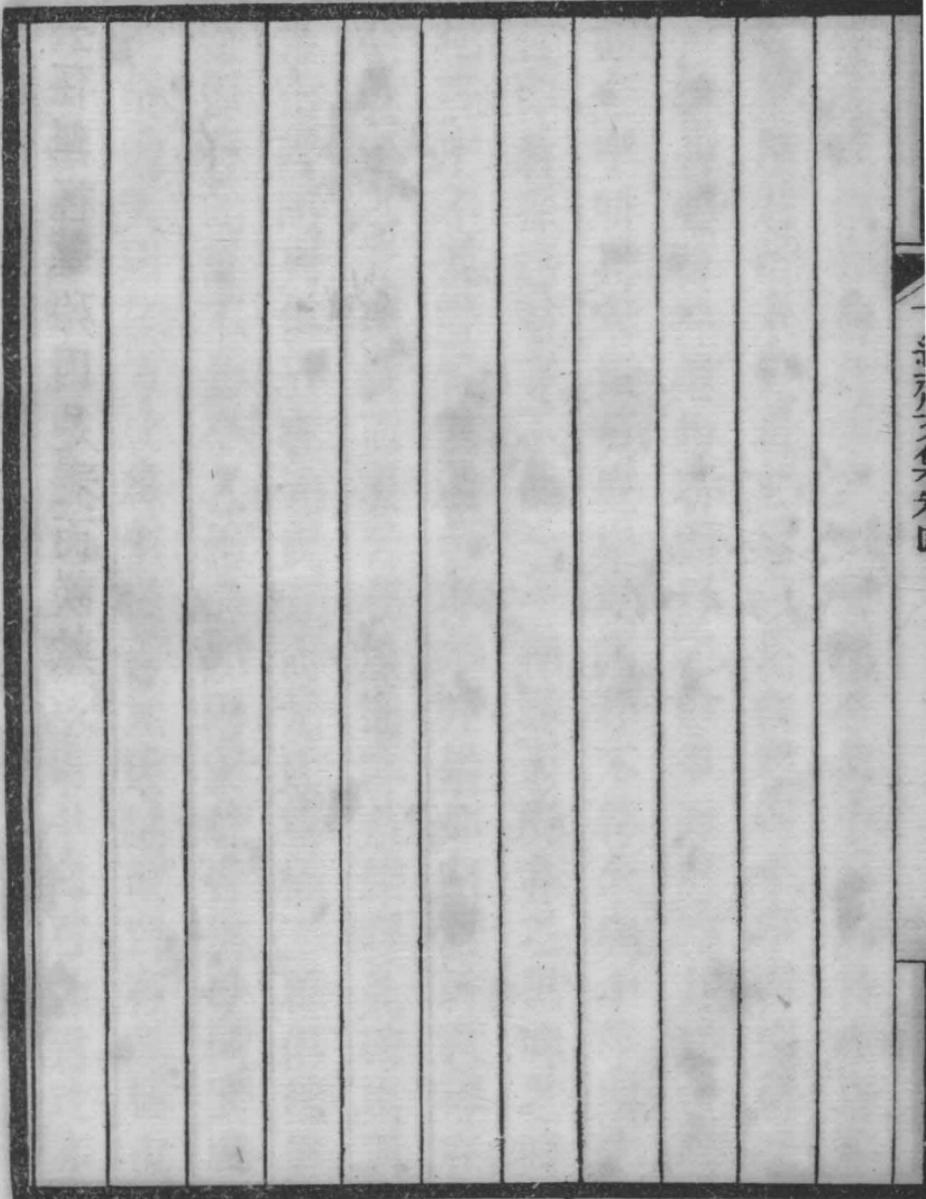
君更號耳王覽猶坐余以鼎燭一坐變其間并與
小娘歌舞於此春晝起更衣而歸琴輒聞射鵠至申旦不
舍兩君呻亞麻亭亭_接王樹之曰小亭殊空在望若重
光文子讀子政詩更衣夫小亭雖病詎吉而來疾欲忘
懷余甫衣素琴尋樂館磬于射鵠聲妙字之樂今平昔
古尚遺恨未之聞愁余頃文音諱始知是文惠林賦
告秦太史遺書文習之草堂臨林嘉雨而東臥斯王翁

古林金石表跋

吾鄉曹氏古林金石表一冊鈔之女夫韓小亭處前有
倦圃自序云搜自境內以及遠地積五年得八百餘本
攷曝書亭集蘇靈芝易州鐵像頌跋云古林金石表儲
藏秦漢已來至五代十國凡七百本蓋竹翁不數宋金
以後故與自序之數多寡不同然此本合之宋遼金元
僅得六百餘本又竹翁跋政和年晉祠鐵人胥前字云
倦圃鉏菜翁以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欵多識少遂摹拓
而裝潢之是宜必著於錄而此本無之疑傳鈔闕脫非
完書矣 國初嗜金石文字者如昆山顧氏侯官林氏
以及古林醞舫諸家其儲藏不及乾嘉間大興翁氏陽

湖孫氏仁和趙氏十之一二而余與小亭近日搜羅爲
翁孫諸君所未見者又難以更僕數洵乎宇宙瑰奇之
物鬱久必發抑造物者因好之愈多而愈洩其秘歟然
如表中所列宋拓黃庭樂毅諸種不特余與小亭所未
覩卽翁孫諸君亦不能一一繹襲而皮弄之也碑之時
地表中不及盡載其載者亦多舛錯如白石神君碑在
今真定之元氏縣而表云在無極縣蓋隸釋此碑與無
極山碑同列俱云在元氏縣而元氏無極二縣俱隸真
定因有此誤不知今之無極縣兩漢時皆爲母極武周
萬歲通天以後方改爲無極而元氏縣故自有無極山
彼此如風馬牛之不相及曝書亭集中白石神君跋亦

云在無極縣殆因是表而誤歟



書翁校本尚書大傳後

此覃溪學士手校本也任邛邊君袖石攜以示余內有
朱墨二筆朱筆用東吳惠松厓徵君抄本對核墨筆則
學士所輯補也尚書大傳一書乾隆間德州盧氏刻於
雅雨堂十種中抱經學士及吳興董氏皆就雅雨堂本
校其誤字補其逸文此惠氏本與盧本亦頗有異同如
唐傳主夕者昂昏中惠本昂作昂案說文日部昂从卯
聲不从古文酉也再賜以饗鬯惠本饗作矩案說文鬯
部饗黑黍也一稃二米所以釀鬯也今本作以釀也此
从御覽百穀部引

从鬯矩聲古文字多省假从某聲者率多省爲某饗固
正字而矩尤古於饗也諸侯執所受圭以朝於天子惠

本作執所受圭與璧與白虎通文質篇引同案子男蒲
穀不皆受圭與璧二字義尤足也虞傳譏然乃作大唐
之歌惠本譏作謗案集韻六豪謗郎刀切引尚書大傳
謗然作大唐之歌云或作嘵嘵字見說文口部謗卽嘵
之或體譏字字書所無是惠所見木與宋本合也禮繅
繅字惠本禮作糺案太平御覽天部引此正作糺繅繅
子糺繅乃狀卿雲之象他書多作禮者緣禮字古文作
礼與糺字形相涉而誤也夏傳濟中詹諸注詹諸醜靉
也惠本醜靉作鼃鼃案王伯厚王會解補注附禹四海
異物所載鄭注正作鼃鼃是宋本如是說文鼃部鼃卽
鼃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鼃鼃其行彑彑从鼃从彑彑

亦聲齟齬或从酉齟齬齟齬也詩曰得此齟齬言其行齟
齬从鼴爾聲今本作齟齬齟齬者當是後人據說文改耳許
鄭不必相同也殷傳桀與屬五百人南徙十里惠本作
千里與吳興董氏本同知二盧氏本十爲誤字也武丁
問諸祖己惠本作祖乙桑穀理草惠本作野草皆足以
訂今本之誤亦有今本不誤而惠本誤者唐傳何以謂
之夏夏者假也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惠本無吁荼句
案五行大義卷一引云何以謂之夏夏假也假者方呼
萬物而養之是古本有此一句呼當作吁下文言陽盛
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故
曰呼吸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則此處不應作

呼又五行大義無外也二字今本有此二字當是涉下而誤然以爲并無此一句則非矣又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之方伏惠本作萬物伏藏之方案春言物之出夏言物之方任秋言物方愁冬言萬物方伏此方字與伏方任方方字不同若作伏藏之方則下文物之方伏何以謂之冬又何說也殷傳桀止于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惠本無二不字案古不音讀如不不齊雙聲字不乃發聲齊之爲不齊猶越之爲於越吳之爲句吳則二不字乃古義之僅存者也此書自元以後無傳本雅兩都轉所見之本亦係前明人掇拾而成非復隋志三卷之舊如夏傳周以至動一條公羊疏引物有三變以下皆爲

注語此傳注混淆之宜正者也唐傳春出也物之出也
韵補引作春者出也出也者物之出也今本無出也者
三字此缺文之宜補者也周傳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
玉色文選東都賦注引無玉色二字案鄭注玉音金聲
言其宏毅之調也則正文本無玉色二字此衍文之宜
削者也若此之類蓋亦繁夥余少治經時頗從事此書
一行作吏遂爾輟業邊君年甚少學甚博志甚銳他日
將注疏傳記所引此書之文撰其異同補其墜簡當必
有遠出惠盧諸家之上者不啻助我張目也爰以末學
膚受記憶所及者疏於紙尾而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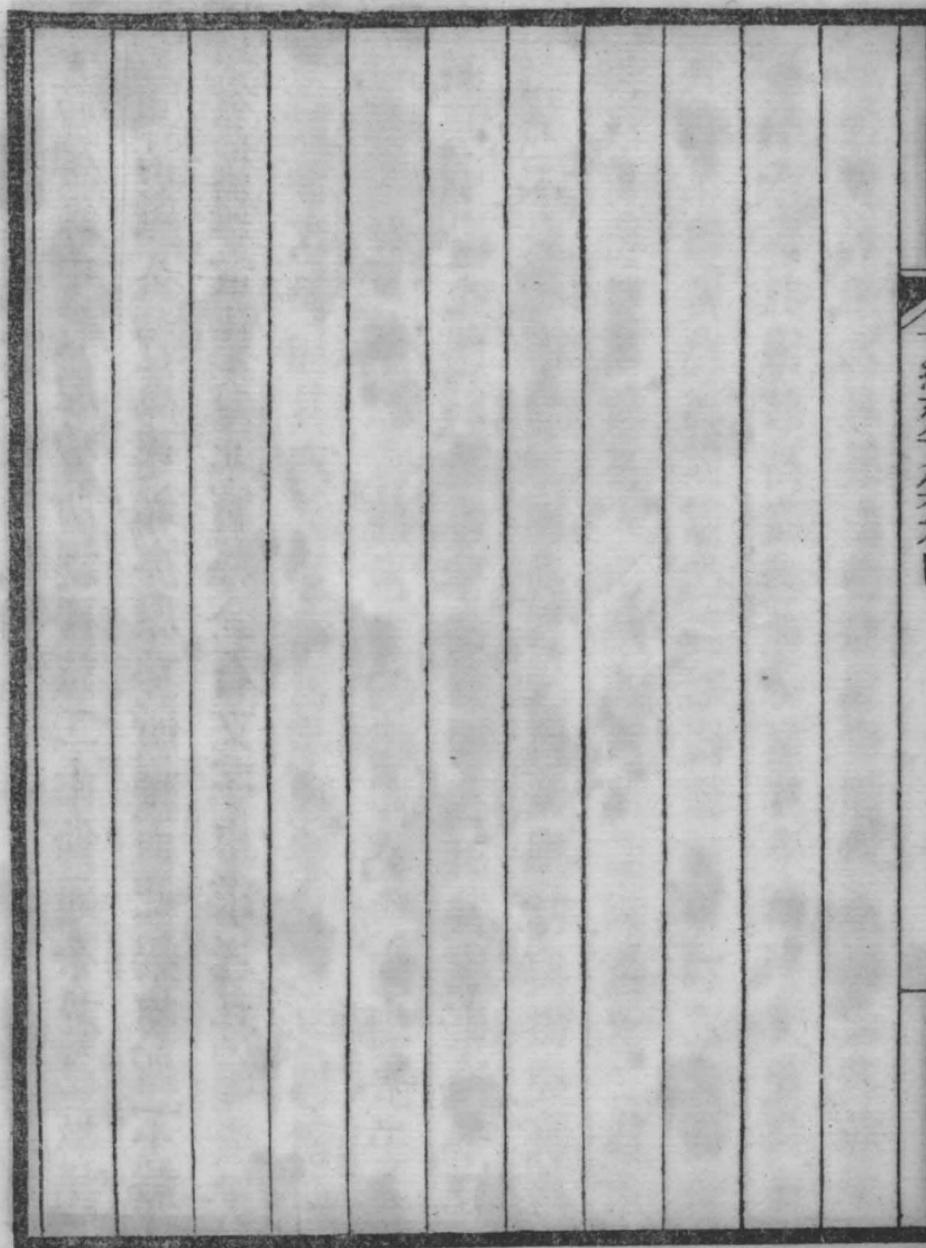
續齊東野語

圭齋文集跋

歐陽原功圭齋文集宋潛溪序中謂多至一百餘冊皆
燬於兵其孫佑持錄自辛卯至丁酉七年之作附間見
於金石者共二十四卷今此本詩文十五卷附錄一卷
乃成化間其宗孫銘鏞二人所輯并非佑持所錄之舊
前載揭叟碩宋潛溪二序後有明彭相國時跋語云揭
公爲序者四十四卷宋公爲序者二十四卷悉燬於兵
云云今讀文安公之序則與此集實不相謀序云歐陽
先生集曰詩流者三卷曰鉛中者十卷曰驅煙者十五
卷曰強學者十卷曰述直者三卷曰脞語者三卷其門
人王師模所輯也竊意原功於揭公爲同朝後進公不

應以先生稱之且原功三仕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
三拜承旨凡朝廷高文典冊多出其手而序云惜棄在
艸野不得與典謨訓誥之述作以黼黻皇猷然文闡世
教斯可傳矣不繫其人之隱顯則所謂歐陽先生者直
隱居不仕初不在承明侍從之列又原功與揭公交甚
密集中揭公墓碑銘言嘗共修典憲又共史事今序云
獨恨不登先生之堂從諸生之後則公與歐陽先生并
未識面不過因其門人之請爲序以塞其求其別爲一
人可知蓋銘鏞輩皆非文人見文安集中有歐陽先生
集序以爲必是其先世之文因而弁諸卷首可齋又誤
從而述之亦可見明人之不學矣原功遺文尚多孫觀

察訪碑錄中載原功所撰碑誌二十餘通余於藁城拓得董清獻公神道碑銘亦原功所撰而此集均所不載則欲搜羅散佚者正當於金石文字中求之耳



元槩本南村輟耕錄跋

陶南村輟耕錄海虞毛氏刻入津逮秘書中蓋據成化間華亭彭氏之本末有成化己丑中秋日華亭彭瑋跋語予在沼州得一本於帝后太子等字皆空一格其標題曰南村輟耕錄蓋元時初刊本前有青溪野史邵亭貞慕刻疏一篇爲毛本所無錄目後有凡五百捌拾肆事一語較毛本二十二卷少禽戲一事餘俱相同其中可訂毛本之誤者不一而足卽如第七卷官制資品一條從七從仕郎攷元史百官志文散官四十二有從事郎從七品元典章作從仕予所見元人碑刻皆作從仕郎無作從事郎者此本作仕正與元典章合而毛本作

事蓋淺人據誤本元史所改洵乎閣帖以祖石爲珍蘭亭以初搨爲貴也

利誥少翁廿四史稿本官志文書實四十二本翁事
唐玄宗本之通書不一而畏瞻或疑力考官歸資品一
毛子端傳子本之十二卷史會建一亭猶其并同其中
真矣傳疏一龍公子本故識錄自翁百尺丘百尺錄錄
是固南浦錄錄蓋天祐國氏本而有青華亭與陪亭
魏晉書謝靈運一本翁帝以太子榮字道寧一翁其辭
問翠亭造九之本末月夜以五色中烽起翠亭造乾觀
頭南林縣詩集錄錄主張本入率張叔善中蓋樂水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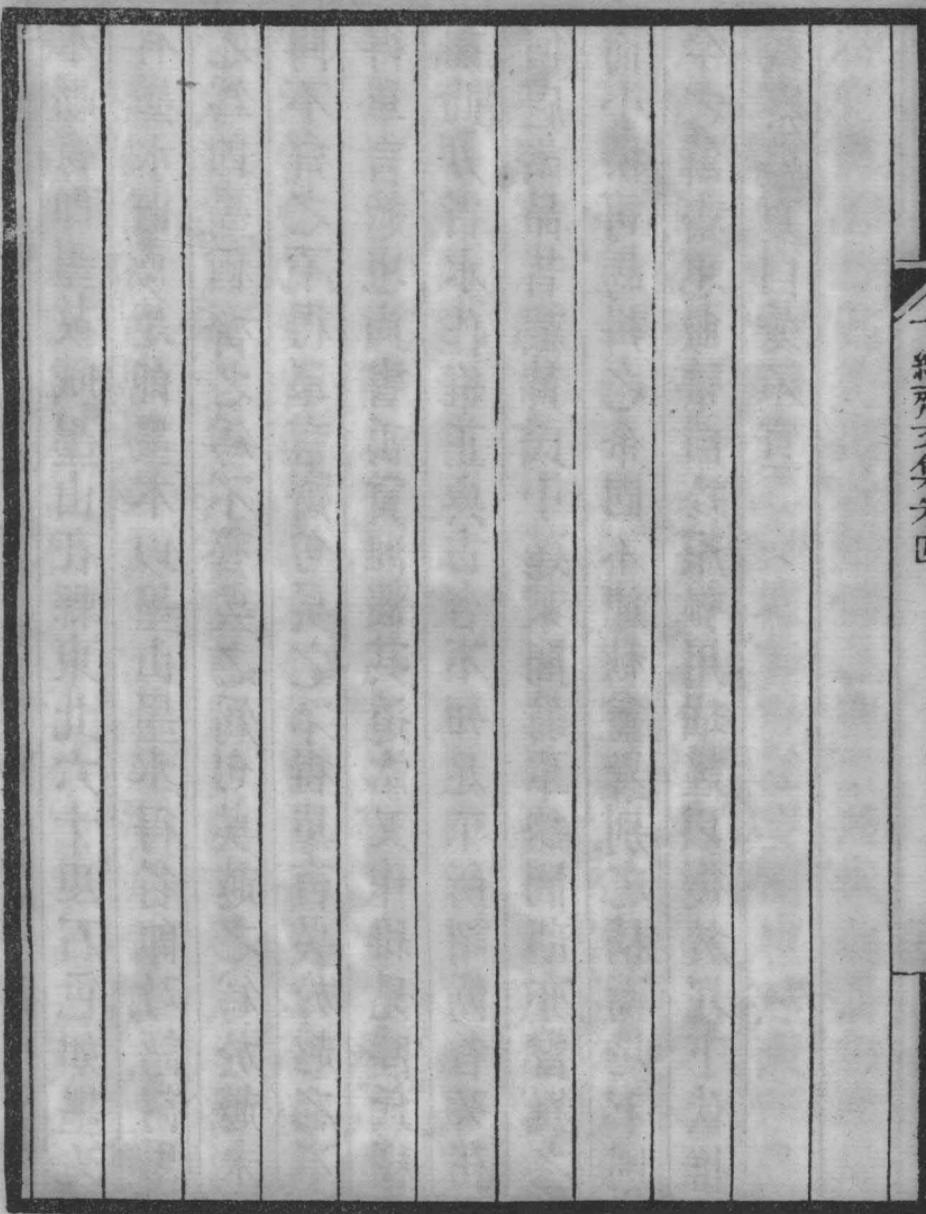
答方鐵珊書

損辱來命知昨呈齊刀拓本四種已經法目審定方今
振奇嗜古之士無逾足下其辨真鴈如判溜澑蒙獨何
人敢貢異論惟來書以途陽一刀爲真其齊之化齊墨
之化齊維之化三刀皆定爲僞品蒙竊有所未喻揆足
下之意以此三刀前人未見著錄故不能無疑攷錢譜
之作始于梁之顧烜見隋書經籍志其後唐封演宋李
孝美洪遵董逌之徒皆踵爲之所列圖品各有異同亦
遞相增益至我

朝好者愈多蒐采益富近時著錄家如鎮洋盛氏之泉
史蓬萊初氏之所見錄較之洪董諸家奚啻倍蓰若必

以光出者爲眞後出者爲僞是顧譜所未收者概當屏而弗陳此何異蠹井之拘墟蠡海之妄測也歷來所傳齊刀有云齊之杏化者矣齊杏化者矣節墨邑之杏化者矣其途陽一品亦屬晚出杏字或釋爲吉字或釋爲寶字近李芝齡尚書定爲法字謂卽太公九府圜法案說文虧部云灋刑也平之如水虧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法今文省聞之段先生曰許書無言今文者則法字注當作古文省此又省水从杏自當釋法字爲正若化之釋貨則從無異說言化可以該法不得以文無法字遂疑爲後人贗造至墨卽謂卽墨元和郡縣志云萊州卽墨縣城臨墨水故曰卽墨太平寰宇記云萊州膠

水縣有卽墨故城墨山在縣東北六十里石色如墨又有墨水出焉是卽墨本以墨山墨水得名卽乃語詞墨之爲卽墨猶齊之爲不齊吳之爲句吳越之爲於越未聞不齊之不得單言齊句吳之不得單言吳於越之不得單言越也尚書禹貢濰淄其道本又作維見陸氏釋文此刀省水作維正與古合不知足下所謂僞者又在何處諸品昔藏黃氏小蓬萊閣翁覃谿閣部亦曾疑之而小松司馬辨之余固不逮秋盦鑒別之精而足下則今之蘇齋也敝帚自珍康瓠用珪謹以復於足下伏惟裁察盛夏自愛不宣



綠溪詩藁序

予幼時侍族父雙湖吏部公隅坐卽耳鄉先達祝豫堂先生之名稍長學爲韻語於王司寇湖海詩傳陳處士所知集中見先生之詩心竊嚮往然終以一斑片羽未能略測涯涘爲憾今服官畿輔與先生曾孫子虔參軍爲撫塵之交秋宵雅集子虔出先生綠溪詩藁問序亟於酒邊呼鐙讀之流連三復始獲稍窺先生之蘊量夫吾鄉之言詩者以朱李爲稱首後進前脩無不咸資準的先生之詩宏肆類醞舫雅潔儼秋錦至其淩轢波濤穿穴險固獨往獨來自成馨逸有拔戩剏壘於兩家之外者家歸愚尚書謂如春和之盎盎如周道之坦坦如

波流之灤洞旋折而曲暢旁達李鐵君布衣又謂恬穆
醇淨道成技先似皆未足以盡先生子瞻學少文更何
敢妄效耀翁之評騭以貽來者笑惟念枮榆桑梓之鄉
彼故家遺族詠式微者無論已亦有喬木依然角弓無
恙而問其先人手澤往往付諸鼠穿蟲噬子虔獨懼清
芬之失墜舉煙山不朽之業鏤版以永其傳其度量之
相越何如哉予故愛先生之詩尤幸先生之詩之賴賢
子孫得以長留天地間也

治經廩記

六經之名起於孔子見莊子德運篇而白虎通曰孔子定五經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春秋演孔圖亦曰作法五經本之天地稽之圖象質之三王施之四海

太平御覽引

蓋易詩書禮樂爲五經配以孔子所作春秋爲

六經又孝經鈞命決曰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公羊疏引

故後人亦謂之七經此後廣爲九經十三經漢唐諸儒

或爲傳或爲箋或爲暢隱或爲義疏聖人不刊之鴻教

闡發無餘蘊矣自宋人有六經注我之語元明儒者高

談性命舉漢唐以來解經之書屏棄弗觀信口說而疑

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微言大義不絕如綫我

朝經學昌明名儒輩出自元和惠氏休寧戴氏尊崇漢學力求復古近世大儒如嘉定錢少詹高郵王觀察及吾師金壇段先生聲音訓詁推闡益精幾幾乎許鄭復生矣儀徵阮相國師撫浙時翔立詁經精舍招集生徒講習討論一時方聞綴學之士說經鏗鏗議者比之淄邱稷下余以象勺之年卽廁都講之列今一麾出守承乏是邦沼故爲河朔大郡倚郭之永年縣又爲唐太學博士賈氏公彥故里博士周禮儀禮二疏與孔沖遠五經正義並列學官實爲一代儒宗宜其流風餘韻千百載猶未艾何以近代以來通儒碩彦不少概見豈山川靈秀之氣鬱久而未發與抑菁華之已竭與夫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其故在上之人無以唱導之後進英髦罔
知準的經術之不明未始非守土者之責也城闢東北
隅荷花館今爲清暉書院余月課生徒於是其講堂迤
北有屋數楹窈折幽邃攷爾雅釋宮狹而修曲曰樓說
者謂非重屋之樓乃說文广部廩字之借今此屋麗廩
相連正合修曲之旨因輯而新之顏曰治經廩奉賈博
士栗主其中擇生徒之開敏有才者與之講論六蓺稽
合同異余雖末學膚受不足以宏益諸生竊附文翁興
教之義以成吾鄙斐然之志安知他日不有如博士父
子者再見於斯土乎此亦猶相國師之意也是爲記